



Ou Ye Ni Ge Lang Tai
欧也妮·葛朗台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著

徐 潜◎主编

牟术石◎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The Little White Daisy Tree
歐也妮·葛朗台

（法）大仲馬著・謝・冰心等譯

第一版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Ou Ye Ni Ge Lang Tai

欧也妮·葛朗台

[法]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徐潜主编.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11
(2008.12 重印)

ISBN 978-7-80702-334-0

I. 欧... II. 徐...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9993 号

欧也妮·葛朗台

原 著 【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主 编 徐 潜

译 写 牟术石

责任编辑 张雪霜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

印 数 7 001—12 000

书 号 ISBN 978-7-80702-334-0

定 价 28.00 元

巴尔扎克与《欧也妮·葛朗台》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年）是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也妮·葛朗台》（Eugenie Grandet）是巴尔扎克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于 1833 年，是年，巴尔扎克 34 岁。此时他已出版了十多本著作，如短篇小说、哲理故事、历史小说、喜剧和“离奇古怪”的故事、自传体小说以及从社会各阶层对女性的富有洞察力的研究的作品。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他那没有温情的母亲从未理解她的儿子而使他得不到母爱。六岁时，他在离他出生地图尔不远的旺多姆寄宿学校读书时，她母亲只看过他一次。他也从未享受到由奥拉托利会神甫主管的学校的严格纪律中短暂假日的快乐。1814 年，他们全家迁往巴黎。1816—1819 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为成为一名律师，他毫无兴致地学习法律，后来他面对家人的反对，决定放弃法律从事文学。从此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个阁楼上，每天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写作。

巴尔扎克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件风流趣事，每一项复杂的财务账目和债务都被传记作家们仔细地审视过。1839 年出版的《人间喜剧》有四行献词，题献给玛丽亚并附有其亲笔签名。据考证，这位玛丽亚就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原型。她的真实名字叫玛丽亚·弗雷奈，即弗雷奈太太。作者赋予自身的人物是欧也妮，她代表着巴尔扎克自己，一位来自图尔的感伤

的、爱沉思的年轻人，想通过他的笔实现其极度渴望成功的梦想，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对其环境抗争的话，那么他就可能被那种郁闷和传统的外省生活所限制。欧也妮的反抗是短暂的，她很快就屈服于她专横的父亲和严酷命运的支配。巴尔扎克充满同情地描述她，像许多造物主一样，他成为了自己的造物——欧也妮。当他正刻苦地分析她的情感时，他也成为葛朗台——一个一心总想聚财的吝啬鬼。巴尔扎克曾宣称：“那些曾对人性的罪恶和美德进行过深深探索的人，就是那些真诚的以其自身去研究的人们。”从敏锐地观察现实开始，但是它扩展和放大了初次的现实；完成了搜集的材料，再对卑微的生活添加一些神秘感，把个人的经历概括成更为广泛的和普遍的真理。书的背景放在都赖纳，因为图尔的这个区巴尔扎克从小就非常熟悉并为之而骄傲。缓缓而流的河、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堡，还有安静的小镇都具有法国特色。

葛朗台一生的特写为我们提供了革命年代和帝国年代有重大影响的法国史一瞥。小说的情节发展是在1819年波旁复辟的最后几年期间展开。葛朗台在大革命早年曾精明地获得了一个繁茂的葡萄园和牧场，当教会的财产被清算后由中产阶级和富裕的农民全部便宜地买下时，他的妻子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地产。他又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借出金钱增加其资本。他辛苦劳作、精心侍弄他的田地和葡萄。在巴尔扎克眼中，他是个典型的农民，葛朗台除了拿依——一个高大、粗野、极为强壮而对他始终言听计从的村妇外，谁也不相信。巴尔扎克通过葛朗台的讲话方式，对其他人的小心提防、冷漠和奸诈，他的农民的鞋子和服装以及强加于家人的修道院般的囚徒般的生活等而把他描绘得活灵活现。享有巨大财富的快乐，建立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这些目标不在那位贪婪的吝啬鬼的理解之内。而因

积财富，在买卖投机方面超过他的对手，这些对他来说就是一切。面对如此的偏执狂，读者对其残酷无情和自私自利的反应有一种恐怖感，然而在他的专横人格前也感到一种威慑力。葛朗台与拿破仑或任何作曲家、艺术家、作家或政治家相似，因为他们都被一种单一专注的念头所奴役而将所有常人的情感践踏在脚下。

小说的第一个重要场景是1819年欧也妮23岁生日，母亲为她安排了简单的宴席。葛朗台不肯正视女儿嫁人的婚事：她会通过婚姻逃开他的管制；他会不得不为她提供嫁妆或分享她妻子的部分财产。读者或许被小说家醉心于财产的积累和法律细节而感到光火，但这种不厌其烦的描述是为了通过对照继承法将葛朗台的为人而与欧也妮的感伤理想主义和天真慷慨形成鲜明映衬。由于对她的堂哥——她人生以来遇到的唯一的一位高雅的年轻人——的爱慕，欧也妮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出略微有些不当的举动：她读着查理放在床上没写完的信。在信中他向一位他所爱的巴黎贵妇人保证，宣布他即将奔赴东印度，表明在父亲自杀后自己的清贫。当欧也妮恳求查理接受她积蓄不多的金币——她仅有的财产（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父亲在每年新年和生日时发给她的礼物）时，两个年轻人开始了担惊受怕的约会。查理出发去爪哇时，欧也妮答应等他回来。小说的下一个悲剧场面的当他逼迫女儿承认了她已不再有金币之后；葛朗台满腔怒火的爆发，接着欧也妮第一次违逆她父亲。葛朗台以只提供面包和水把她关在屋子里作为报复。他的妻子不堪他的虐待日益憔悴而一命呜呼。当律师警告他，他的女儿在法律上是她母亲财产的继承人时，他确实变得温和了。葛朗台逼迫欧也妮放弃属于她的那份财产，但是在这次高明的表白他对金钱的狂热之情后，他在对那一堆金币投以最后的贪婪的、疯狂的

一瞥后，突然猝死。他的死是文学作品中描写得最精彩的情节。欧也妮把钱分给了拿侬、教会和家人，除了等待那个从未给她写过片言只字的查理的归来，她对生活毫无兴趣。

查理从东印度群岛归来，靠珠宝、外国的产品、奴隶贸易等发了财。在返回法国的船上，他为一位狡猾的贵妇人所左右，因为她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他若无其事地告知欧也妮他的决定。欧也妮的希望被击碎了，但是又一次屈服于残酷的命运，她付清了可能阻碍查理与贵族联姻的债务。她自己在神父的劝说下，进入了无爱的婚姻，嫁给了一位仅仅一直觊觎着她万贯家财的有经验的男人。这样一场“没有毒药、没有短剑、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悲剧”结束了。但是巴尔扎克描写的这场悲剧比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更残忍更贪婪。世俗之人卑劣地工于心计的谋划和心地纯洁、率真浪漫的女性的虚幻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巴尔扎克之笔终于如愿地征服了世界。

沈占春

目 录

一、古老的索漠城	1
二、葛朗台一家	10
三、巴黎的堂兄	29
四、少女的初恋	52
五、吝啬鬼的阴谋	76
六、灰色的爱情	94
七、家庭的苦难	112
八、痛苦人生	134

一、古老的索漠城

索漠城是远离巴黎的一座古老的城市，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但是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仿佛都没给它留下游丝般的痕迹。它既没有大都市的喧嚣，更没有大城市的繁华，这里依旧古朴、陈旧。

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直通向街心的一座古堡，来不及浏览小镇的风光，映入你眼帘的却是灰一样的死寂。古老的建筑伫立两旁，仿佛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变得发黑，像一座座古老的教堂，透射出阴沉的光。让你觉得仿佛置身于无人的荒漠、凄凉的废墟。街道是用小石子铺成的，走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仿佛这响声会打破这种阴沉，定会招来几个魔鬼或妖怪。魔鬼和妖怪自然是没的，但这清脆的、陌生的回响却惹得几位好事者懒懒洋洋地探出身子，又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你，令人毛骨悚然、抑郁不欢。

小城中这些古老的木屋，大约都是三百年前造的，天长日久，经过风吹日晒，现在都已经变黑，但有些还很坚固。当你走在这条古老的大街上，这些洋房的顶梁上面都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好些图案的油彩还依稀可见，虽然有些木头已经开始干裂、腐烂，但这却不影响你看出图案的大致轮廓来。上面的形象栩栩如生：或是一双比翼双飞的鸟儿；或是一对戏水的鱼儿；或是一对高飞的白鹤；或是一群南归的大雁，也有的分不清形体，看不出个究竟，但却依稀让你感觉到当初的美丽和

繁华。也许这些图案都是以前流行的，把这些图案高高地绘在房顶，或许这还是一种吉祥如意的象征。但究竟象征着什么，已经无从查考，要是有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他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的。他们定会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图案的真正含义，找到这种艺术繁荣的原因，也许只有他们才能从中找到真正的快乐。

也有些地方，房子已经破败不堪，经过三百年风雨的洗礼，即将濒临倒塌的边缘。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但却渐渐向下弯曲，仿佛一阵大风都会让这些房子变成一片废墟。虽然房子的主人在竭力地整修，但这种情况却不会持续多久。就在这些不太结实的房子里，人们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他们把自己的广告写在那已经脱落的墙壁上，用白色或用天蓝色涂抹之后，让人更觉得这鲜艳纯净的颜色更增添了老街的几分凄凉。但这是简单、也是方便的生意招牌，索漠人世世代代都用这种古老的方法招揽生意。

有些地方，假如窗框还没有腐烂，那时你一定要走过去观察一下，你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那细细的窗棂和粗壮的窗框上都雕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大多是花鸟，十分逼真、精美。虽然有些木料已经腐烂了，油彩已经脱落，但你却依然可以找到往日的印痕。但索漠城中的人对此却早已熟视无睹了。这些房子里住的大多数是穷人，他们在外面的整日奔波，已经无法享受这古典的美了。但生活中却又不能缺少美的事物，他们便在窗台上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但窗台仿佛已经不能承受花盆的重量，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使窗台折断，令人担心不已。

有的大门上用粗大的钉子钉成各种图案。一是美观，二是吉祥的象征，但这些钉子的年代确实是太久了，上面已经生出

一层厚厚的墨绿的铜锈。至于那些图案的含义，就像房顶粗大木梁的图案、窗框精巧的雕刻一样，没有人能真正弄懂其中的含义了。也许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表明自己的信仰；也许是一个旧教徒反对新教而对亨利四世的诅咒，也许那是权力的象征，总之，没有人清楚。

在这条大街上，底层的建筑大多是一些商店。就在这不起眼的建筑中要供应全城中的需要。这些商店中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风气，宽大低矮的店房，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物。这些商店没有装饰精美的橱窗，在这小城中似乎并不需要这些来招揽顾客。两扇对开的门总有人进进出出，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仿佛马上就要垮掉。窗户有两块对开的护窗板，白天的时候拉开，晚上则在门板外锁上一把锁。就在打开与关上的那一刻，一天的工作也将宣布结束了。白天的时候，虽然窗子是开着的，但屋里仍然很黑，一切又是那么古朴、自然。走进店门，就看见暗灰色的顶棚、灰白的墙壁，墙角随便地放着货物。如果有一束阳光透过窗子照在这些货物上，那就是他们最好的招牌。至于货物的种类那要依据商店的性质而定。如果是一些农用杂货店，就会有几把铁锹或锄头零乱地放在窗口下边。柜台里放着几捆帆布，几捆绳索，靠墙则是一排排桶箍。这在索漠城可是销售最快的商品。每当秋收季节，人们就会打破这古老城市的沉寂，穿梭于店铺之间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

索漠城是以葡萄著称的，在这里随处可见葡萄园。因此，两旁的商店大多数与种葡萄有关。在这些小店中，要数做酒桶的商人生意最红火。夏天来临之时，他们也同小镇一样沉默，但心中在盘算着今年的收成，然后估计能卖掉多少酒桶，需要多少木材，据说，他们的这种估算相当准确，有时相差也就在一两块上下。

假如你独自走在这条安静的大街上，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正在做女工，你走过去想和她说几句话，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逃跑，而是招呼她的父母来应酬你这个陌生人，至于她父母对你的态度，那就要根据你的衣着和花钱的数目而定了。

小镇人关心的唯一事物就是天气情况，尤其是在秋天，一场秋雨都可使他们的葡萄减产，葡萄酒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因此，人们关心天气，天天都巴望能够有一个好天气。早上起来，喜欢看到火红的朝阳冉冉升起，这样他们一天的心情都会非常激动，做起事来精神百倍。晚上睡觉的时候，又虔诚地祈求上帝，希望带给他们又一个阳光明媚的黎明。总之，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小城的一切，人们喜欢听到：“金子一般的天气！”对每一个人来说，这句话都代表着一份可观的收入。

小镇的生活是安静的，每天都与昨天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面上就会活跃起来，人们忙进忙出，张罗着自己的生意，也有些人放下手中不算忙的生意，在店门口和熟人一起打哈哈取乐，说长道短，刺探别人的秘密。哪家的妇人要是买了一只竹鸡，他们定会问问价格，问问鸡的肥瘦，她做得怎么样，她的丈夫是否满意。天气好的日子，人们就会走出那漆黑的房子，带着妻子和儿女当街吃饭、谈话，如果有一个陌生人经过这里，他们一定会仔细盯着他，不论男人与女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露出一种呆滞的目光，等他们回过神来，这人又会成为他们谈论的焦点。最终一定会给他一个姓名、一个住址，免不了一阵取笑，寻个开心，编这类市井笑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但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要数葛朗台。葛朗台是这个城中的首富。究竟他有多少钱，看来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有些事

情就是这样，越是神秘的事物就越容易激发兴趣、引发联想，也就使人们乐于谈论这件神秘的事情。因此，葛朗台一家的事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焦点。

“你看那葛朗台先生的头发，黄中带白，就像是黄金中掺着白银。”

“那还用说呀，人家是有钱人。听说，他家有一个小金库，只有葛朗台先生一个人能进得去，他经常半夜里把门打开，哇！满地都是金子，把葛朗台先生的脸都照亮了，这时他的双眼就放射出异样的光芒，葛朗台先生就扑过去，把钱抓起来，然后又慢慢地扔在那些金币堆里。这时葛朗台先生忽然清醒了，他怕钱声被别人听见，最后他仔细听听毫无动静之后，就恋恋不舍地锁上门回去睡觉。”

“听说，连他最心爱的女儿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女孩子，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并不奇怪，但是这位欧也妮小姐的婚事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要是谁娶了她，那可平步青云了。”

当然，人们最终谈论的焦点都是要回到欧也妮小姐的身上。她有一位有钱的父亲，钱多得数不清，尽管葛朗台爱财如命，但最终他也不会把这所有的财产都带进棺材，而这些钱的唯一继承人又是这位小姐，所以她的婚事格外引人注目。

“我猜葛朗台一定会把女儿嫁给克罗旭的侄子，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索漠城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人变得更加神气了，听说他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他准是要靠这个姓氏出名呢！他才 33 岁，可谓是年轻有为了，每年有六七千法郎的收入，那是咱多少个葡萄园的收入呀，而且他还可以继承两位叔父的遗产，他的两位叔父的钱加起来也不亚于葛朗台，所以在这场竞争中，克罗旭先生一定会赢的，那对于葛

朗台先生可真是锦上添花啦！”

“我看不一定，我想欧也妮最终也许会嫁给台·格拉桑的儿子阿道夫，因为他只有 23 岁，和欧也妮小姐很相配，谁家的女儿不喜欢找个与自己年龄相当的丈夫；再说台·格拉桑先生又是咱们城里的银行家，听说台·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太太的关系相当密切，情同姐妹，女人们在一起，渐渐就会使欧也妮动心的。”

“我同意嫁给阿道夫。台·格拉桑家论门第、论财富都不差，最关键的是阿道夫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又刚刚从学校出来，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会使姑娘很快动心的，你们看着吧，这门亲事很快就会订下来的。”

“你先别着急，你没看克罗旭家的人和葛朗台先生的关系多近，葛朗台先生只准他们一家可以随便拜访。再说，女儿的婚事应由父亲做主，你看着吧，欧也妮一定会嫁给所长的。”

“也许葛朗台先生找个议员做女婿吧。”

“哪个议员会找一个曾经做过箍桶匠的老头儿做自己的丈人呢？别开玩笑啦！”

“开什么玩笑？就凭葛朗台先生的万贯家资，谁还会在乎他曾经是一个箍桶匠。”

“我看啊，要不把欧也妮嫁给你得了。”

于是人群中就会有一阵骚动，人们开怀大笑，当然这是他们对金钱的一种渴望，当这种渴望无法实现时，也只有谈论一下来发泄内心中这种心情了。

慢慢地沿着这条石子街向前走，拐弯抹角地走过去，就可以看到一处阴森森、静悄悄凹进去的地方，在那里伫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

门框的穹窿与两根支柱早已经凹凸不平，像被虫蛀过一

样，大眼儿、小眼儿、大坑儿、小坑儿，密密麻麻。门柱是用一种洛河的沙和着泥抹成的，但是这种沙的质地较软，再加上风吹雨淋，现在已经渐渐地脱落。那门顶上有一块用硬石刻的浮雕，现在已经看不清图案了，但是它好像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经过风吹日晒，上面已长满了车前草、苋菜、野菊，还有一棵小树在茁壮成长着，已经有半人高了。

褐色的大门是由独幅的橡木做的，显然已经好久没有漆过，到处开裂。有的油漆带着木板皮一起卷起来，就像一张饥饿的口。每扇门板都有一方小门。小门的上面有一个方形的满是红锈的铁栅。这铁栅在战争时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房子的主人可以透过这铁栅的缝隙观察街上的动静。而今，外面的人透过这铁栅隐约可以看到黑暗的环洞，而里边的人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来的客人。铁栅的上面有一个粗大的铁环，铁环的下边拴着一个重钟，重钟的中心正好落在那奇形怪状的钉子中心上，每逢有人敲门，就会发出“当当”的声音，这时房子里的人就会出来开门。

走进大门，是一个黑糊糊的环洞，环洞的下面是乱七八糟的台阶，已经年久失修，变得破败不堪。穿过环洞，眼前是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园。说是花园，因为那用石头堆砌的花坛中还有几朵花在开放，但是草的数量明显要比花多得多，倒是那青藤长得格外茂盛，已经爬满了架，让人感觉还有几分生气。

走进正房，开开一个小门便走进了堂屋，堂屋在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会客、吃饭、谈生意的场所，而且除了睡觉这便是家人休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把堂屋的装饰看作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堂屋简陋、空旷，屋里铺着地板，但踩上去已经发出吱吱的响声了。屋子里面有两扇窗户，透进点阳光，仍很黑暗。墙壁板从上到下都是灰色的，壁炉里打扫

得干干净净。在这夏日里是不会生火的，就算是天气稍冷一点儿，主人也不情愿生火取暖。抬头一看那顶棚，梁木还清清楚楚地裸露在外面，梁木中间的楼板倒是涂着白色的涂料，但时间也许是太久了，那白色的涂料已经变成残黄色的了。

墙壁上挂着一块很厚的变形镜子，下面拴着一个红色的坠子，但红坠已经有点变黑。那厚厚的镜面上虽没有灰尘，但背后部分水银已经脱落，看起来模模糊糊的。在这模糊的镜子中可以看到堂屋的一切。中间是一个细木工的牌桌，巧妙的工匠似乎已经猜透了主人的心思，在上面画着棋盘，牌桌的四周摆着一圈古式的雕花坐椅，是那种最好的红木做成的，但有些已经明显有修补过的痕迹。椅子的面上是用那种花绸做成的，花绸上织着拉·封丹的寓言，但花绸早已旧了、坏了，勤劳的女主人用大块的布把那些洞补上了，但那些寓言故事图案也被这大大小小的补丁肢解了，如果不是这寓言的作者，或是熟知这则寓言的人是绝对猜不出完整的意思来的。

这就是人们所谈论的葛朗台的家，很难把这间房子和他的财产联系起来。

葛朗台家最豪华的装饰就是壁炉架对面的墙壁，墙壁的下面挂着一块晴雨表，黑色的框子镶着金边，苍蝇在上面肆无忌惮地飞着。估计情况也不会有多少金粉留下了。那是葛朗台先生在一个破旧的市场花两法郎买来的，新的晴雨表要用十法郎，为此葛朗台先生欣喜了好几天。墙壁的上面挂着两幅水粉画的雕像，听说那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和外婆。画像四周的窗帘是都尔红绸，两旁用有大坠子的丝带吊着，这种高贵典雅的装饰和这黑暗简陋的堂屋极不相称，葛朗台先生绝对不会花上这么多钱来装饰这两幅死人的画像的，那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原来，这些都是葛朗台太太继承其父母的遗产时就有的，